



我最不希望看到的，就是将来我的孩子最长的阅读极限是140字，最多的阅读文体是MSN签名。

——蒋方舟

蒋方舟突“围”

一个85后话痨的喧哗与骚动

6月2日，“天才作家”蒋方舟终于把微博都删光了，以此宣布退出新浪微博。这个消息在千万“围脖”当中引起不小的波动，但随即又淹没在不断更新的浩瀚话题中，就像一条无限长的围脖上脱了个小小的线头。在新浪方面确定蒋方舟不是改投搜狐、腾讯等“敌方阵营”后，放心地让她去了。

□快报记者 陈曦



青年作家、清华大学大二学生蒋方舟

看法

王小山（媒体人）

我也是没事的时候才玩一玩，不会影响到生活，谁还不挨几句骂呢。她（蒋方舟）是学生，学习也比较忙，又要写书，可能觉得自己难以把握，也无所谓，退就退呗，过段时间再来呗。永久退博？现在这个想法，说不定过半年又变了，这都很正常，都是在矛盾中前进吧。

大仙（体育评论员）

她可能有点敏感，过一阵儿也许会回来吧。她有她的道理，我觉得我不会停，微博挺适合我的，我有时候会把一些零碎的想法写在上面，写文章的时候再整理出来。

杨葵（学者）

我跟她也不熟，就一次饭局上见过。她就是早熟嘛，很多想法的一个孩子。我觉得她退博就是一个很个别、很个人的事件，没什么值得说的。

儿童节口水战 邪童“知难而退”

6月2日1:11，蒋方舟的微博只剩最后一条：“终于把微博都删光了，长吁一口气的自由。以后大家找我的话用邮箱或者短信吧。谢幕三鞠躬。”

10:51，蒋方舟的妈妈尚爱兰发表微博解释女儿退博的原因：“蒋方舟一个书稿写了好久，拖而未决。确实不应该再拖了，不然文气都散掉了。微博上多媚态自现，断电自省也是对的。”

蒋方舟兼职的《新周刊》杂志主编封新城也受当事人委托，转发她退博一事所做的说明——“就是想认真写书写稿，不想分心。而且想断电自省一阵。关于删帖，也是自省的一部分。卡夫卡死前也拜托别人把稿子都烧了呢。”

但她的242707个粉丝并不死心——退就退吧，为什么任性地删掉以前所有的微博，难道是想屏蔽掉一些不愉快的记忆？

由于别人的“转发”，蒋方舟的一些记录得以保留，记者通过搜索，这些飘散在微博太空中的碎片大致组合出事件的来龙去脉。

起因是“六一”这天蒋方舟发表的一条微博：“【儿童节剧献】在我看所有童年回忆文章里，只有林语堂声称是幸福的，他充满感情语无伦次‘我不能详叙我的童年生活，但是那时的生活是极为快乐的。后来，我要尽力脱去那一副常挂在脸上的笑容，以去其痴形傻气。’让我想像提醒一个人牙齿上沾了韭菜叶子一样，红着脸低声提醒道：‘您确实有点痴傻气。’”

这段古怪的话语随即遭到学者杨早的批评：“这小孩感觉是被妈带上了邪路，现在努力要走出一条更邪的路。”

在微博这条狭长的街巷上，东街骂人西街骂人就能听到，蒋方舟很快现身，“杨早老师好，好久没见啦。”杨早回复，“哈哈，说坏话还被当事人听见啦。方舟好！”一番客气的时候让跟两人都相识的洪晃惊呼：“真邪门啦！”

有网友觉得，写过《邪童正史》的蒋方舟说出这样的话来一点儿也不奇怪。杨早也承认，“这孩子肯定是有天赋的，可是我觉得，不该这么早让她去发挥这种天赋，这肯定是大人的责任，而且会导致不好的方向。”

一些网友觉得，一个大人这么说一个孩子太“恶毒”。杨早答复，“谁不是从残酷的青春河流里挣扎出来的？二十岁还被人看成需要呵护的孩子，难道是一件幸事？”

蒋方舟退博后，杨早留下四个

字：“知难而退”。

网友“@珩哲妈妈”为蒋方舟抱不平：“不知道你为什么那么说她，蒋方舟是天生的早熟，为什么针对她。”杨早不依不饶，“你从哪里知道蒋方舟不是大人害的？”

当记者联系蒋方舟时，语气轻快的她承认，儿童节的这场口水战的确是她退博的导火索。“我在上面看到有人说我妈把我害了什么之类的话，我挺生气的，我不至于我自己开微博，你要连我妈一起骂，一副人前导师的样子。而且我12岁以来就一直就陷在这个口水战中，我就不想21岁了我都这么大了，我还陷在这场很无谓的争论当中，我真的很疲于应对这样一个古老的话题了。而且，说到我妈是我的底线，关于我自己的任何东西我都能承受，但牵扯我爸我妈什么的，就不是承受能力的问题。”

媚态毕现 把日子过成了140字的段子

“这次也算是给自己一个理由吧，我也一直想不玩了。”蒋方舟说，“你看到很多话题啊，什么他们吃饭啊、买东西啊，很多无聊、显摆的东西，你都要上去回两句，然后就会显示出媚态。包括你在上面看到一些人，得瑟也好、求可怜也好，你会觉得在跟他们交流的过程当中也会变成他们，我真的是那种在人后会骂傻逼的小孩，我对自己也变成傻逼挺不高兴的。我对自己的状态很警觉，为了避免这个，就退了。另外也是自己想认真写东西，不想让很多想法、很多时间都切割成碎片一样的东西。”

蒋方舟是去年冬天开始上新浪微博的。最初的一个月是她跟微博的蜜月期。

这简直是从未有过的经历：早上六点钟天还没亮，她就偷偷爬下床打开电脑上网。打开微博刷新了一下，发现睡觉的几个小时里没人给她新评论，其他人也没说出什么有趣的话，又使劲刷新了几下，发现真的没错过什么，于是爬回床上睡觉。

这段日子，微博对她而言，不是产品，是福音，她恨不得刻一大块匾相送。因为“它满足了我作为一个孤独话痨的全部欲望”。

蒋方舟从小就有自己跟自己说话的习惯。上了大学，她也随身带着一个牛皮的小本子，每天都会在上面记下几句话。这些话大都斩钉截铁又拒绝解释，乍一看，古怪粗暴，比如：“这个世界上，少数人被选择，多数人被通知。”“他把世人一种平淡的冷漠，幻想成一种极富张力和暗示的大阴谋。其实平淡底下，是更稀疏的平淡。”

“我留下了这么多思维的边角

料，卖不了钱，更没有观众，十分孤独。后来，微博被发明了出来，我被围了脖，脖还被加了V——新浪微博有一个我很不理解的举措，就是在所有名人的ID后面加个黄色的V字。老虎不加V，就当他是草根——忽然作为名人脱离了人名队伍，关注我的粉丝一下子暴增，一天之内多了几万个。”

蒋方舟每天嗨啦啦地刷新着粉丝，但如沐春风的蜜月期过后，蒋方舟很快感到了危机和疲惫。

“刷新了一遍粉丝，发现又多了几百个。它们——只能用‘它’而不是‘他’——没头没脸，在显示头像的地方只有一个巨大的问号。我看到一整页带着问号的脸，忽然一阵恐慌，他们都在看着我的生活，他们也都参与着我的生活。那是一种乌黑沉甸的恐怖，是种‘强迫性亲密’。所有人的生存状态被一个个@连成一片，牵一发而动全身，唤一声招一片。”

她说，这实在是很纠结的悖论。“每当我发出去一条内心隐私、闲情偶得、体重浮动，既是自说自话，潜意识里也希望有人能闲闲表扬几句。但当许许多多人积极奋勇地扑上来点评我的生活，批评生活作风，谨告人生指南时，却不得不面对涌入生活的陌生人——一点点头哈腰，虚心接受。等我在一片杂音中回过神来，才发现内心最清晰的回应是：关你鸟事！”

蒋方舟承认，这种被关注，被参与的微博生活，无意中激发了自己的表演性人格。每天更新三条以上的微博成了她生活目的的达标线。开心的事情，要说出来，弄得大家不开心；不开心的事情，也要说出来，逗大家开心。

不知不觉地，她把日子过成了140字的段子。

“我相信，微博不只激发了我一个人的表演性人格。微博上的红人，无论是钱优雅、地方政府官，他们的人格全是夸张变形的，生活原生态的模样在直播中扭曲了，变形记的寓言在每个@后上演。当看到有人开始呼吁微博写作时，我更是担忧到了极点。世界上有两种写出好东西的方法：一种是和生活交谈，另一种是和自己交谈。而和朋友们交谈，只会把话语肢解，把情感肢解成情绪，在刷新中消逝。微博经典语句确实聪明，但是太做作、太机灵、太不假思索。而我最不希望看到的，就是将来我的孩子最长的阅读极限是140字，最多的阅读文体是MSN签名。”

蒋方舟这个“话痨”还是没能在微博上迎来春天。“很多时候只是为了说话而说话，为了话痨而话痨，甚至为了粉丝而话痨，话痨都是被绑架的，我确实是话痨，但跟被绑架的话痨还是有区别的，被绑架的话痨永远都没有春天。”

矫情？脆弱？ 还是别扯太多了

蒋方舟“突围”后，有人不理解，别人怎么说，可以不理睬嘛。“当然是可以不理睬的，但他们就摆在你眼皮底下。我不想被一些有道德优越感的人钳制，这些东西都是我所特别厌恶的、不自由的状态。”蒋方舟承认自己没法做个老辣、皮厚的“鸵鸟”。

不少人认为，别人说两句，就退出，是不是承受力有问题？蒋方舟说，“这个很没意思。我觉得我有自己警醒的能力，我能对自己做出一些判断和决定。这真的是一个很简单的个人的决定。我原来玩什么，现在不玩了。我不代表任何媒体，也不代表任何群体。仅此而已。”

也有人说她矫情。“是矫情啦，不否认啦，确实是矫情啊。就是装逼，承认呗。你说我的，你怎么说我也无所谓，走了之后还删掉，这还不矫情，删掉就删掉呗，还发个声明，说什么‘谢幕三鞠躬’更矫情。就装逼呗，无所谓，承认啊。”

粉丝们期待她的归来，毕竟之前黄健翔、李承鹏也玩过这样的“行为艺术”。“我就没必要了吧。他（黄健翔）有一些商业价值嘛，我身上没有。微博的热恋期、试婚期过了，就发现我不想跟他结婚不想跟他过一辈子，那就结束了吧，同居在一起也没意思。”

蒋方舟退博后，微博上掀起“方舟计划”的热门恶搞话题。

著名网友和菜头在博客里写道：“随着日期逐渐逼近2012年，有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方舟计划正在加速进行。在整个计划中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项目是保存人类中的优秀分子。根据前方记者观察，自韩寒撤离后，黄健翔、李承鹏也宣布撤离新浪微博。昨天晚上，青年作家蒋方舟也高调宣布关闭微博，删除了过往的历史记录。这一系列的行为绝非偶然，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，韩寒已经拿到了船票，并正在进行适应性训练。而黄健翔、李承鹏离开后再次返回，有理由相信他们被退了票，所以不得不回来。所以，蒋方舟的行为具有了很强的暗示意味。我们判定蒋方舟的撤离是为了释放一个强烈的信号：方舟有浆！”著名媒体人王小山继续跟进：“屈原是最早提出这一计划的人，他在《离骚》中建议大家‘将方舟之下流兮’，开始学者以为他指的是蒋方舟的作品很下流，直到近年，人们才了解了他建议的是方舟计划。”

这些热闹都被蒋方舟甩在了身后，对她而言，在经过网络浮躁的洗礼之后，现在没有什么比“认真写稿、认真写书，好好学习”更重要。